

了不起的  
盖茨比

# The Great Gatsby

【美】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著

王晋华◎译

王晋华◎导读

英美校园被推荐最广的文学经典

外国文学专家审订并导读

留美学者编译

英汉对照



中国致公出版社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The Great Gatsby

【美】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著

王晋华◎译

王晋华◎导读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英汉对照 / (美) 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F. S.) 著;  
王晋华译.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45-0515-3

I. ①了… II. ①菲… ②王…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7223 号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著; 王晋华 译

---

出 版 人: 刘伟见

编辑统筹: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邓雪梅

责任印制: 王秀菊

---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 住邦2000商务中心1号楼  
东区15层 邮编 (100025)

电 话: 010-82259658 (总编室) 62082811 (编辑部)  
010-66168543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286千字

---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美国梦的破灭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其一生中创作的最好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时至今日，仍然以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独树一帜，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放射着异彩。

法兰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于1896年9月24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他的外祖父麦奎伦是爱尔兰移民，做批发食品生意，颇为有钱。小斯科特优越的家庭背景使他有办法进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与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家具商，在菲茨杰拉德出生后不久便破了产，后来只好举家从纽约迁回圣保罗市，投靠麦奎伦家。虽然菲茨杰拉德当时只有11岁，但也和家人一样深感羞愧。父母亲双方的差异，造成菲茨杰拉德既自卑又富于幻想的性格。不过，他还是很欣赏自己具有绅士风度的父亲。他对父亲的仰慕之情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首页上便可见一斑。

《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于1925年。20世纪20

年代正是菲茨杰拉德创作的繁盛期，其创作的生命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峰巅；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在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年代。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和心理方面。当经济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当赊销的经营的方式盛行，个人消费膨胀似的扩张，当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以及整个民族通过新技术的媒介作用和交通运输网络而连成一片的时候，现代性便似乎加快了它的速度。生活的风尚改变了，代沟形成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改变了。这是一个清教主义的和饮酒被禁止的年代，是心理分析、爵士音乐的年代，也是少女变得轻佻的时代；这是一个向革新挑战眷恋于往昔田园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技术普遍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年代。这一革新和怀旧的混合糅杂，在20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尤其是在书的结尾部分尼克对故乡中西部的回忆，写得相当动情，很好地烘托出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眷恋之情。这些深刻的变化荡涤掉了许多美国人自认为牢牢恪守的价值观念。人们传统的的信仰和观念已不复存在，加之欧洲在文化方面产生的无序感和崩溃感对美国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也产生了一种颓废情绪和无目的感，以及文化的一种虚无意识，这些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反映。《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对它那一时代的一种

本质的概括。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作品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它通过小说中的讲述者尼克，讲述了主人公盖茨比的一个看似有真情，却最终是个虚无飘渺的梦的爱情故事。盖茨比，一个贫穷的比达科他州的农家子弟，在肯塔基州一个军训营里当少尉时，遇见了上流社会女子黛西，并对她一见钟情，把她作为一个完美的理想追求着，至死不渝。他隐瞒了真实身世，凭借着自己的英俊、聪明和敏感赢得了黛西的爱情。热恋了一个月后，他被派遣到法国作战，一去就是五年。黛西受不了这漫长的寂寞，在盖茨比走了的第二年便嫁给了一个名叫汤姆·布坎恩的大富翁。婚后他们整日同一帮游手好闲的富人们游乐享受，而且汤姆还时有外遇。贪图钱财和享乐的生活，甚至在她生女儿时丈夫仍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寻欢作乐的现实，使黛西失去了少女时的纯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五年后盖茨比从国外回来，他执着热烈地爱着他心目中的那个黛西，追踪着她的足迹。他买了一幢隔着桑德海湾与黛西的府邸遥遥相望的巨宅，将它当做一种富贵的标志，向黛西发出无声的召唤。盖茨比每日大宴宾客举办晚会，挥金如土，彻夜笙歌，以引起黛西的注意，勾起她往日的情思。通过盖茨比的精心安排和尼克的搭桥，两人终于重新相见。虽然黛西对盖茨比仍说了“我爱你”的话，可这早已不是真情，而是她在

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寻找的一种刺激。所以当她驾驶着盖茨比的汽车撞死了她丈夫的情妇时，竟毫不犹豫地把罪责推到了盖茨比的身上；当盖茨比为此被威尔逊枪杀后她也毫不为之所动。盖茨比用毕生心血建造起来的梦想居然献给了这么一个俗物，这正是主人公盖茨比的悲剧所在。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描写爱情与理想时有一股哀伤的细流隐隐地渗透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对美国梦的失望。

正如作者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这部小说的重心是放在‘幻想的破灭上’——正是这种幻想才使得这世界那么鲜艳，你根本无须理会事情的真与假，只要它们沾上了那份魔术似的光彩就行。”而正是因为罩上了这层魔术似的光彩，这部小说才更强烈地显示出其深刻性和其悲剧的意识。作品中一方面存在着一个爱情和梦幻的世界，一个事件被遏止住，过去悬浮于其中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个充满迷失的无根可寻的怪诞形象的世界。从两个世界的这一混合存在中，菲茨杰拉德提取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在这两个世界中，一个是被赋予了永久性神话色彩的现代历史的世界，在那里当他亲吻着黛西的时候，时间的钟表就像盖茨比壁炉架上的钟表一样倒走了回来；另一个是历史被阉割了的世界，被割裂为碎片而没有明显的秩序，一个现代荒原（“死灰谷”便是对人们纵情享

乐于其中的这一迷乱世界的象征)。这两个世界形成的张力和模糊性一直持续到终章，在那里菲茨杰拉德既卓越地重建了“美国梦”，一个天真淳朴的田园美国的梦；而且也把这一“美国梦”看成了是对被时间本身所击败的事物的一种缅怀和向往。这是该作品在内容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与其形式和写作上的特点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凡对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小说风格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两人的小说风格完全不同：前者用词简朴，句式洁净，后者用词华丽，句式繁复；前者客观简约，后者抒情铺陈；前者的小说世界是个纯化了的的世界，后者的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而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则好像是集两人之所长于一身，创作出了一个客观与抒情、现实与梦幻、理想与象征、顺叙与倒叙、铺陈与简约等手段并用的和谐统一体，使这部作品的语言和形式具有了极其丰富的意蕴和内涵。这是从比较的观点来看。从作品自身看，它在写作上也有许多特点：一、用不多的笔墨把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鞭辟入里，比如作者对乔丹·贝克的一段描写：“乔丹·贝克本能地避开那些聪慧精明的男人们，现在我明白了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认为立在那些觉得她不可能做出任何背离社会准则和道德的事的人们中间，她要安全得多。她无可救

药般的不诚实。她从来不能容忍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以这一不情愿为前提，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开始学会了玩弄手腕和推诿事由，以便既能对世界操一种冷嘲热讽的微笑，又能满足她那坚实活泼的肉体的欲求。”这段文字多么辛辣地揭示出了那种自私高傲的女子的灵魂。二、看似极随便轻松的一笔，却有着丰富的意蕴。譬如：“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这排高高地俯瞰这座城市的灯火通明的窗户，一定让在街头眺望的人感到了，人类的秘密也有一份在这里吧，我也是这样的一个过路人，举头望着诧异着。……我既在事内又在事外，既被永不枯竭的五彩缤纷的生活所吸引，同时又被它排斥着。”轻松一笔便形象地带出了作者整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方法。三、善于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出人物微妙的心理感受。这种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恕译者在这里不再举例。四、细节描写不仅生动含情，而且很好地揭示了主题。譬如：

“……我和黛西站在一块儿望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女明星。他们两人依然在那棵白李树下，他们的脸儿正挨近到一起，隔在他们中间的只剩下一缕淡淡的薄薄的月光。我蓦然想到，他也许整个晚上都在慢慢、慢慢地向她俯下身去，直到刚才的那般挨近。就在我注视着的当儿，我看见他又将身子弯下了最后一点儿，吻到了她的面颊。

“‘我很喜欢她，’黛西说，‘我想她长得很

可爱。’

“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幕场景的其他部分都刺痛了她，因为它不是一种姿态，而是真情实感。”通过这段细节描写，我们可以加深对黛西那种一切都是逢场作戏、缺乏真实情感之品性的了解。

简而言之，《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文学中的一部伟大作品，希望读者在欣赏这部世界名著的原文的同时，也能喜欢这个中文译本。

王晋华，中北大学外语系教授，留美学者。主要译著包括《美国现代小说论》《狄更生诗歌精选》《了不起的盖茨比》《傲慢与偏见》等。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i>Chapter 1</i> |     |
| 第一章·····         | 1   |
| <i>Chapter 2</i> |     |
| 第二章·····         | 59  |
| <i>Chapter 3</i> |     |
| 第三章·····         | 102 |
| <i>Chapter 4</i> |     |
| 第四章·····         | 161 |
| <i>Chapter 5</i> |     |
| 第五章·····         | 215 |
| <i>Chapter 6</i> |     |
| 第六章·····         | 259 |
| <i>Chapter 7</i> |     |
| 第七章·····         | 300 |
| <i>Chapter 8</i> |     |
| 第八章·····         | 396 |
| <i>Chapter 9</i> |     |
| 第九章·····         | 439 |

# Chapter 1

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 my father gave me some advice that I've been turning over in my mind ever since.

‘Whenever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 one,’ he told me, ‘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

He didn't say any more but we've always been unusually communicative in a reserved way, and I understood that he meant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at. In consequence I'm inclined to reserve all judgments, a habit that has opened up many



## 第一章

在我还是年少、稚嫩的年龄时，我父亲便给了我一个忠告，它至今萦绕在我的脑际。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切要记着，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禀有的条件。”

他没有再说什么。可是我们父子之间常有一种一点就通的默契，我心里明白父亲的话里有着更多的含义。从此，我总是倾向于对人对事不妄做任何评断，我的这一习惯致使许多秘密的心灵向我敞开，也使我成了

curious natures to me and also made me the victim of not a few veteran bores. The abnormal mind is quick to detect and attach itself to this quality when it appears in a normal person, and so it came about that in college I was unjustly accused of being a politician, because I was privy to the secret griefs of wild, unknown men. Most of the confidences were unsought—frequently I have feigned sleep, preoccupation, or a hostile levity when I realized by some unmistakable sign that an intimate revelation was quivering on the horizon—for the intimate revelations of young men or at least the terms in which they express them are usually plagiaristic



不少牢骚满腹的人的牺牲品。当这一品行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变态的头脑便会很快地察觉到这一点并且依附于其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学院里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暗知许多行为不检、来路不明的人的隐私和悲苦。这些心腹话儿大多都是它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当我通过某种准确无误的迹象意识到谁有贴己话马上就要向我倾诉的时候，我总是装着在睡觉，或是心不在焉，或是装出一种冷漠和不屑一顾：因为青年人诉说其隐秘时，或者至少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开场总是窃用别人的话语，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吞吞吐吐。不妄加评断能给事情留下无限的余地。直到现

and marred by obvious suppressions. Reserving judgments is a matter of infinite hope. I am still a little afraid of missing something if I forget that, as my father snobbishly suggested, and I snobbishly repeat a sense of the fundamental decencies is parcelled out unequally at birth.

And, after boasting this way of my tolerance, I come to the admission that it has a limit. Conduct may be founded on the hard rock or the wet marshes but after a certain point I don't care what it's founded on. When I came back from the East last autumn I felt that I wanted the world to be in uniform and at a sort of moral attention forever; I wanted no more riotous



在，我仍然有点害怕我会失去什么，假使我忘记了我父亲不无骄傲地叮嘱和我不无骄傲地重复的话：人们的善恶感一生下来就有差异。

在我这般吹嘘了一通我的宽容精神之后，我到头来还得承认这种宽容是有它的限度的。人的品行有的好像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有的好像建筑在泥沼里，不过超过一定的限度，我就不在乎它建在什么之上了。在我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真想让世界上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都永远取立正的姿势；我再也不想毫无顾忌地尽兴地窥探人们的灵魂。只有盖茨比，以其名作为这本书名的男主人公，不包括在我的这一改变了的

excursions with privileged glimpses into the human heart. Only Gatsby, the man who gives his name to this book, was exempt from my reaction—Gatsby who represented everything for which I have an unaffected scorn. If personality is an unbroken series of successful gestures, then there was something gorgeous about him, some heightened sensitivity to the promises of life, as if he were related to one of those intricate machines that register earthquakes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This responsivenes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flabby impressionability which is dignified under the name of the ‘creative temperament’ —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gift for



行为之列——盖茨比，此人体现了一切我分明蔑视的事物。不过，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美好的行为举止组成的，那么，在盖茨比身上，倒也不乏有某种光彩，不乏有一种对生活展现出的种种憧憬的高度感应能力，宛如他身上接通了一架能测出万里之外的地震的精密机器。这种感应力与那毫无生气的易感性（它被冠之以“创造的品性”之后变得体面起来）毫无干系——它是一种与希望维系在一起的非凡品质，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感性，这一天赋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以后也不大可能见得到了。不——到最后证明盖茨比

hope, a romantic readiness such as I have never found in any other person and which it is not likely I shall ever find again. No—Gatsby turned out all right at the end; it is what preyed on Gatsby, what foul dust floated in the wake of his dreams that temporarily closed out my interest in the abortive sorrows and short-winded elations of men.

My family have been prominent, well-to-do people in this middle-western city for three generations. The Carraways are something of a clan and we have a tradition that we're descended from the Dukes of Buccleuch, but the actual founder of my line was my grandfather's brother who came



并没有错！倒是那一吞噬了盖茨比的力量，那一接踵在他的梦想之后扬起的污垢飞尘，使我暂时放弃了我窥视人生的徒劳悲伤和短暂欢乐的兴趣。

我家一连三代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的有名的富贵人家。我们卡拉威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布克里奇公爵的后裔，不过我的这一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我的伯祖父，他五十一岁时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替他打仗，自己却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这门生意我父亲一直从事至今。

here in fifty-one, sent a substitute to the Civil War and started the wholesale hardware business that my father carries on today.

I never saw this great-uncle but I'm supposed to look like him—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ather hard-boiled painting that hangs in Father's office. I graduated from New Haven in 1915, just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fter my father, and a little later I participated in that delayed Teutonic migration known as the Great War. I enjoyed the counter-raid so thoroughly that I came back restless. Instead of being the warm center of the world the middle-west now seemed like the ragged edge of the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这位伯祖父，不过家人以为我长得像他——特别的依据就是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颜色发了黄的伯祖父的画像。我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那里毕业二十五年，稍后一些时候我便参加了那一酷似公元一世纪初条顿民族之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那么醉心于那场反击战，以至回到美国以后我倒觉得无所适从。在我看来，中西部现在不再是世界繁荣的中心，倒像是这个世界上的边远的贫瘠之地——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证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都在做证券生意，所以我想这门生意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所有的姑舅叔婶们都